

尚書注疏

冊三

附釋音尚書注疏卷第十一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

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與諸侯期而共伐紂○孟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

名津地作泰誓三篇渡津

正允

惟十至三篇○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

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義曰武成篇云

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至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

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

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

九年惟暮春在鑄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如暮春卽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

十一年非武王卽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

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三十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卽位至九十三而崩遺滿十年不得以三十年文王

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

此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傳云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正月至伐紂○正義曰以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此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略而不言年春正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解一月者易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武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然則改正治曆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ニ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是周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勳父王季歷文王昌言文王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春秋正月言文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王昌是追爲王者孰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指當時之王非周昌也文王晉世子有王愆期者知其云不可方注傳曰王者孰謂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孔子耳非周改正之王非周昌也文王晉世子有王愆期者知其云不可方注

有九國焉。君王其終。○傳渡津乃作。○正義曰。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傳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鶻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不語中乎。又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襲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裏敬說高祖云。武帝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董舒對策云。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設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示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名泰誓者。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大會以正充傳。經云。大會以示衆。○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九津謂之孟津。○傳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僞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鶻至。五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不語中乎。又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襲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裏敬說高祖云。武帝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董舒對策云。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入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顥集注。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設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顥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示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名泰誓者。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大會以正充傳。經云。大會以示衆。○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九

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惟十有三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正津○正義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惟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正津○正義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正津○正義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髥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卽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冢大御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正傳冢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靈神也正傳生之至爲之也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神也禮運云人生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下句爲首引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爲大君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爲衆民父母○亶丁但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沈湎嗜酒冒亂女色反

丁但

今商王受弗敬

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冒亂女色

暴虐殺無辜

○酒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

正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

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

正傳於水酒變其色酒

然齊同故沈湎爲嗜酒

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辭經之虐皆果敢爲之案說

罪人

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酒

以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

正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虐有三

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

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

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

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

以紂爲惡或當因兄

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土高曰臺有木

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爲奢麗○榭爾雅

正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

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莎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婉反

正傳正義曰釋宮云宮

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

然也釋宮又云闇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臺

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

卽今之堂壇也然則榭是臺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

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洫謂之陂停水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不

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爲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爲

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卽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

紀云紂厚賦稅以寶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物宮室益廣

池懸肉爲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焚炙忠良剗剔孕

正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忠良俱燒也剗剔謂割剗

婦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剗剔視之言暴虐

正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

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剗去是則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爲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燬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卽引此爲剗剔孕婦也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紂之惡怒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悛七全反疏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粢音言其慢之甚也粢盛音成在器曰盛音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懲直承反爭爭鬪之爭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爲立師以教之○爲于僞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相息亮反與否不敢遠其志○否方有反正佑至厥志○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遭

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爲民除害之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同力度德同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

德度義

力鈞則有德者勝

德鈞則秉義者強

揆則傳力鈞至可見

○度徒洛反下注同

而者得也自得於心

義者宜也

傳力鈞至可見

○正義曰德

動合自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三

一心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惡黃已滿天畢其命

紂同罪○賈古亂反

而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

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

命故上天命我誅之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

民之心是我與討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

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庶天之罰

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

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類

師祭名冢中勇反底之履反

而傳祭社至於紂○正義曰釋天弓詩云乃立

乎冢

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佑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毛詩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卽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己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穢則四海時哉弗可失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長清時不可違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充傳次止至之北○正義曰次是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宿爲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羣后以師畢會諸侯盡王乃徇師而誓日誓訖卽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正義曰說文云徇反字詁云徇巡也正義曰說文云徇然也此誓總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義亦我聞吉人爲

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苦蓋反

今商

王受力行無度行無法度○竭日以爲善凶人亦。

竭日以行惡○竭苦曷反又苦蓋反

逃之小人○擎力私反又力兮反

擎女乙反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比毗志反船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船魚也孫炎曰耆面凍梨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

皮似船面色似梨故船背之者稱梨老傳以播爲布布者偏也言偏棄之不禮

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逋逃是崇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臣下化之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充傳過酗至罪同○正義曰酗是酒怒淫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爲虐以酒成此暴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虐之惡臣下化而爲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臣下朋黨自爲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業反籲音喻充朋家至彰聞○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常化紂淫酗怨怒無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穢於廢反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臣下至惡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深○正義曰脅上謂紂旣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辟必亦反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國桀不能順天流毒虐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

過浮傳浮過○正義曰物在水上謂水浮浮者高之意故爲過也桀罪已大紂

云船背孝老壽也舍人曰船背

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曰天之有日由吾之有亡吾乃亡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剗胎斷脛之事而剗喪元良賊虐諫輔長良善以諫輔紂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反之○喪息浪充傳剗傷至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剗裂也一曰剗割也裂與言文良之爲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剗喪善中之善爲害長丁大反正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爲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也以諫輔紂反殺之卽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爲惡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言紂所以之大故重陳之也
 ○己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其視紂罪與桀音紀同奉言必誅之正義曰其視紂罪與桀傳其視至誅之○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奉者罪不言過死合死之罪天其以予乂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我同言必誅也
 夢與卜俱合於美善充傳言我至之占○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以兵誅紂必克之占正義曰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爲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平人凡人也雖多充傳平人至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卽如彼言惟云光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卽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平人爲凡人言其億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我

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

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

畢公榮公太顛闕天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

正義曰治至德同○

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

能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

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人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

正義傳周至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

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宏天散宜生南宮括也雖有周親不如仁

人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

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己能無惡於民民之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誅之○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有過在我教不至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己今有善不爲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百姓與下百姓懷懷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皆謂天下衆民也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此於湯又有光明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今朕至有光○正義曰既與天下爲任則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

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

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無鍾鼓也最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孰非敵最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

正義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

同篇注

正勗

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

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正義曰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正義曰

輕敵故今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爲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

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

之志恐彼強多非我所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姓懷懷若崩厥角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

正勗傳言民至容頭○正義曰懷懷是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顧氏云

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

永世汝同

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
長丁大反已音布傳是其至已上○正義曰以上篇未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篇
以上時掌反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爲文亦
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
爲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
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

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

知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天

有明

道其義類惟明

正

傳言天至法則○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

言王所宜法則

正

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

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

正

傳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商王

可效王者所宜法則

正

傳輕狎至神明○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

正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卽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

正

行法天明道爲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爲大

爲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

正

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敬天自絕之斲朝涉之脛剖

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

正

賢人之心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正傳口反耐

正

云斲冬月至之甚○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斲之樊光云斲斫也說文

乃代反

正

云斲也斲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

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斲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旣去比干

正

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

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

正

作威殺戮毒痛四海痛病也言害所及遠○

正

傳病至

及遠○正義曰痛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

正

偏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回邪也姦邪

之可法以安者反放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正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郊社不修宗廟退之○邪似嗟反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穢惡事作過制技疏郊社至婦

人○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祀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祝亡之誅○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反路而傳祝斷○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致教致勸勉不致音茲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武王述古言以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樹德務滋除惡務本立德長去惡務除本言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爲天下惡本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登立德成也成汝君之功○毅牛既反正功○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詰文殺敵爲果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各爲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多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天下故天佑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若紂克我非我父紂之無善之致正功傳若

之致○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武王戎車三百兩人舉全數○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遡反從漢始有音居長丁大反卒子忽反虎賁三百人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音奔稱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作母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尺證反於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于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卽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屢有兩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屢五兩卽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旣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師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計出一軍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并爲甸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五師爲軍故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數

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傳勇士至夫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卽是經之百夫長故時甲子昧爽○昧音昧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正傳是克至早目○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爲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正傳有不具史闕耳尙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爲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爲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卽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蓋雞鳴後也爲下朝至發端朝卽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正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誓將與紂戰○陳直刀反正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後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勑之○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本又作戈旄音毛馬云白旄旄牛尾麾許危反逖